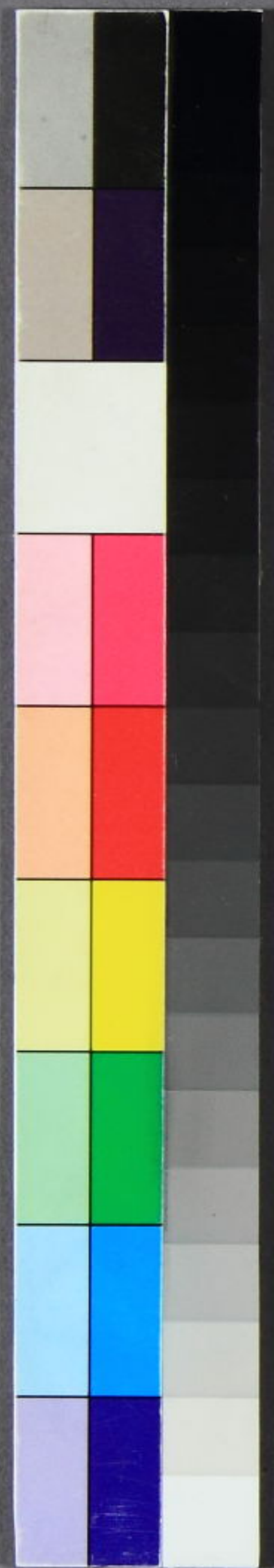


企齋集

共八本

~ 16
2412
5



企齋文集卷之一

辨

揲著除掛一辨

啓蒙書中虛一分二計一揲四歸奇者
 乃揲著之法也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
 不則八計其奇偶以定陰陽老少則子朱
 子有明說至於除初掛之一則靡有明說
 故者疑之問於西山蔡氏蔡氏之說曰在
 天地則虛其一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亦未
 嘗明言所以然之象愚嘗反覆思之以為太

和 2412 卷 8-5



企齋文集

卷之一

極生兩儀一陽一陰之謂也陽者饒而陰者
乏陽饒故陽之一畫饒而為奇陰之故陰之
一畫乏而為偶奇偶者陰陽之儀也方圓者
天地之象也故圓者圖一而經三方者圖一
而經四陽用其全故用其經三而為參天陰
用其半故用其經四之半而為兩地參兩者
其一而言一者陽也然則天以一而用
三地以一而用二統於陽也陽尊而陰卑陰
於陽揲著諸變之用皆從陽數中推來不
過自一而三自三而九也何以知其然也天

以一而用三三者各復有三三三者九也而
一而三而九其數為十三除一則為十二去
三則為九三與九與十二轉相為用而一居
其初無所用也無所用則是不可不除也何
以知其然也九為爻皆以三變老陽三也少
陰三也少陽亦三也老陰亦三也四三十二
亦曰三而得也故老陽之變極於十二而掛
物之策乃得其一三九之數除初一合三九
然後亦得為十二而其數始可推也是以二
少一老之策亦取用全用半之義則無非十

一之數而皆統於陽也何以知其然也陽之
三一各渡有三三一三三者十二也而三一
者三也三奇之數也三三者九也老陽之數
也陰之一二復有二陽之二一各渡有三二
二二一二二三者十二也而一二二一者四
也一偶二奇之數也一二二三者八也少陰
之數也陽之一一渡有三陰之二二各渡有
二一一一三四二者十二也而一一二二者
五也一奇二偶之數也一三二二者七也少
陽之數也陰之三二各渡有二六二者十二

也而三二者六也三偶之數也三二者亦六
也老陰之數也觀此則居一二三四而含九
八七六者四象之天數也得三四五六而含
九八七六者四象之地數也故三四五六者
掛物之數也九八七六者過揲之策也邵子
曰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
猶曰去其掛物之數然後可成過揲之策亦
指其十二而言也必也除陽數十三之一然
後四變十二之數可得而推也除初掛之一
焉得而已乎故諸變之用皆從陽數中推來

不過自一而三自三而九也况於十二之數
朱子之說詳矣有一其十二者有兩其十二
者有一其十二而進四者有兩其十二而退
四者其變總為六十四而當六十四卦之義
則既聞之矣若於四變之中十二之數總為
四十八而當四十九除一之義則未可得而
聞也以愚言之四變之十二自陽數除一者
而得之其四十八自用數除一者而得之若
一蛇然首尾相應莫非自然之數也或曰若
子之說陽變除一可也陰變除一者又何歟

曰其不云乎天曰三地曰兩天亦去一也地
亦去一也所謂統於陽也或曰子之說則然
矣先儒之所不言子欲明之子果多乎曰愚
敢多云字武昔武陵丁氏者生於朱蔡之後
其賢不及朱蔡而乃為原衍翼衍之說其中
發明虛一之說最為精到黃氏瑞節以丁氏
之說為出朱蔡之外可謂備之備也故君子
不以人廢言可矣謹辨

說

真珠軒記

古稱方丈山在三韓外渤海中而嶺東為近
神公秘跡往往而在豈曰山水之美得是稱
於古歟平居洛京宿有泉石之志每與人談
山水多以嶺東為最而竹西樓屋其首嘗欲
一寓目其間以博予觀第以職係金鑿出入
侍從八九載雖尋常使命且未授况得遠眺
海域哉正德十五年春正月以親老便養力
求補外得宰真珠古府所謂竹西樓乃府之
有也江湖處遠雖古人所夢亦竊有喜焉是
年仲春離京師越三月初吉來登其途道所

經江山環觀固已叟矣而至於踰星摩歷觀
音峽穿桃源過花遷登頭陀嶺東臨渤海庶
幾望方丈山觀止於此難為山水也府之距
嶺纔四十餘里下嶺始入府城古城社喬木
掩映只使人心悲也下單之日視事畢未遑
他務首訪竹西樓、在城西丹崖上曰崖為
城下臨潭五十川所合流處也頭陀蒼翠太
白巖從洞壑數百里遙遙而來至江上斗斷
者曰南山晴砂白石翠巖森爽煙雲濺翠變
態橫生如蓬烈羨人心誠好之不可得以及狎

始識人世復有此樓居也彷彿西顧則欄檻
摧撓點堊滂瀉塵榻而伏翼遺矢焉恠而
問之有侍童趨而進白前府伯南公順宗創
制新館其水軒之美遠過斯樓自是過客登
眺罕有至焉云樓之西綠崖數十步騎驛仙
路由茲路遂登水軒之向背與樓同而階
級崑然棟宇翼然連薨複閣廊廡庖厨煨
一新蓋盡棄其舊而為之也江山之美非有
可增損而可館宇之美又若有美焉然則竹
西樓既擅嶺東山水之美而水軒之作又有

美於此者宜其嘯詠者之衆而曾無一人留
語者豈非茲軒之不過也今監司洪公景霖
屬余云之初以未遑辨海瀕人事煩罕鈴牒
是稀背夏涉秋冬未嘗不逍遙于茲軒久之
若有獨領其要者噫春而覽者知有春而不
知有秋夏而覽者知有夏而不知有冬古今
題詠能道及四時者蓋寡茲用忘其淺陋首
撰四律以寓隗始之意倘有嘿想心會不徧
覩四時景致而能寫江山變態者是可望也
維年仲冬有日記

企齋記

齋以企名何企也企吾祖也吾祖名堂以希賢吾名齋以企企吾祖所以希賢也希賢則希聖希聖則希天非企之所可及也然則企不可為歟曰將無所不企也吾齋之東有山卓立高其山則企而仰吾齋之西有路平直遠其路則企而行吾齋之前有川混々而逝見川之逝而不息則企而冀吾齋之後有松切々而交峙見松之巖晚則企而羨吾齋之中有香一炷有琴一張有書萬卷時或焚香

而鼓琴捨琴而讀書其亦有所企乎書有賢焉見賢焉則企之書有聖焉見聖焉則企之聖如天之則安也安於天以為命吾所企也遂以為企齋記

泛槎亭記

或有問槎之說者曰槎桴屬乘之可以濟昔漢有張騫者嘗乘此以使西域故後世稱使者遂為之乘槎今也有舊宰相金公安國罷官于朝既不得為時所用則作亭于梨湖之陰命以泛槎亦何取於此哉孔子曰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其亦有取於茲義歟曰不然也
槎之為取奚止於此哉夫槎之為物材而不
為人所用者也雖非莊周之所謂散材而亦
可謂材之散者也周之言曰凡木之生不願
為材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梓桐杞柳凡
有用者皆未免乎戕賊今夫槎之始也不擇
材之可用與不而生且死於深山嵌巖之中
上不為梁柱下不為薪樵一為琴為瑟為棺
槨故能壽且大而自什於風霜摧敗之
餘其形槎然其腹枵然亦不為衝波逆浪之

掀舉漂入於江海而幸為人所得則用以代
舟楫之任者百一焉然則槎之為物材之幸
者也而用生於不為用此正周之所謂材與
不材之間者也故公之自蒲則曰梨湖散老
揭以名湖之亭則曰泛槎意者公之取義其
有在於茲乎方真湖水渺然與天為一公幅
巾便服坐于亭上或春明而風定或秋清而
月朗時乘此槎與萍鷗為泛之乎相忘於
人世而不相屬也夫不用之為用至此又無
以加矣安得與公同乘此不用之物泛於銀

潢浩濼之中門凌於天津而再探織女之支
機還雖為君平所識無害此又不得則目梨
湖秋水之至順浮東流而下訪三山於縹緲
與羨門安期生論寶月掛星之說亦豈不可
或曰然願書此以為泛槎亭記

驪州迎賓館

御額記

臣謹按典禮有五其一曰賓古之盛帝明王
必重乎是者蓋以柔遠人懷諸侯王道之大
經也自上棟下宇之制與大而天子諸侯
之國都以及州縣邑莫不有館賓之所書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人四門者唐虞所以禮
四方之賓者也治之盛莫唐虞若也而禮賓
之重在天子之國猶至於四所則自四方
而建乎天子之國者從可知矣降及夏殷
莫不由是道也至周而五禮始著賓居其一
則尤異其制及其事也齊桓霸者耳以無忘
賓茲為戒猶有先王之遺教焉惟我國家
凡所以營國建都以至州郡縣邑之置動
遵古禮制度無關驪陽畿內大州也其地據
江上游水陸之路交通于是不惟國之使

介旁午如海東諸國凡有使必由是達于京
師故其館賓之所異於他地有樓焉曰清心
有館焉曰賓仙夫其所以得是號者蓋驪江
勝槩在茲二可居是樓者心必清賓是館者
人必仙而後了也以茲而禮賓夫誰曰不可
嘉靖七年戊子冬十月我主上發下覃惟
孝思適追親賢幸驪陽齋宿清心樓躬致
裡于英陵墓艾觀瞻蹈舞咨嗟仍賜所
經民是年田租之半且憲或有遺逸移
賓仙館築取鄉士而賓與之上始八館見

其扁願謂侍臣曰茲非羨號也其改以迎賓
牧使臣李希輔敬奉聖旨追改其額亟以
雲龍書以黃金煨如也臣竊惟王者有言則
必書之有制度則必記之書以垂之記以示
之今王言及度有書而無記使盛意湮鬱至
于今七載觀是額者莫得其顛末豈非闕典
之甚歟臣光漢負國厚恩竊罪茲地久矣
始者聞其事而感于心今者望其額而發于
情願以大馬微質嘗叨侍從之後今雖廢退自
當與踈遠者異且幸其未死一得贊揚王言

亦所願也。因拜手稽首曰：大哉！王言其所包，豈不遠矣乎！自古帝王非至愚至闇，其始也莫不勤勵，若將有為其終也。多至於怠荒，不為遊佃聲色，所誤則事佛求仙之舉，作甚者其車轍馬跡遍于天下。今我聖上即位以來，端拱深居，廿九年于茲矣。曰：謁先陵，一幸驪陽，而江山之勝，館宇之美，猶懼有以蕩于心者。乃黜賓仙之號，易以迎賓，似以譏夫漢閣唐樓，望仙之非，而垂戒後昆。且示國家重賓之意，其抑邪扶正，綏來遠人，而終始

王道之心，藹然於言表，為度於萬世後之為賓，而館於斯者，瞻仰御額，莫不喟然感于衷。歸語其君，其長咸願出於斯路矣。然則其所包者，豈不大且遠哉！斯亦唐虞三代之古道也。嗚呼！盛哉！臣敢列以示之，俾知館名之所始。

公州復按舞亭記

按輿地志，亭在錦江下，距州治僅二里。高麗時有按廡，使醉而起舞，曰以名亭，後有欲重修者，為監司所沮。時人為之語曰：前有醉舞

按廡後有醒吟監司廢近百年今州牧李侯
乃復之求記於予。曰凡物之廢興者數也
其所以廢興者理也理得則物興理失則物
廢得失之間廢興之所由乎其所由者有所
待乎其所待者又有所待乎時待人。待時
物日以興其廢也亦如之然則斯亭之興於
古也廢於中也復於今也無亦以是之故歟
夫造物者之為山為水初非有意使人見而
喜之而若遇佳山勝水人見之必喜。則思
欲有以久其喜者情也情之鍾必形于物於

是乎有臺亭樓觀以儷其山水蓋亦仁智之
事也吾想夫斯亭之始必有人目時之可理
之得喜于情而形于物其山水之佳勝能使
按廡者舞情之極于樂也夫樂亦有數樂極
則理失物之所由廢也亦有議於醒吟者乎
吾同年李侯弘幹歛惠一州于茲四年矣時
清理得百廢俱興嘗於暇日考閱地志得亭
之故曰遊錦江之臯於層崖上見亭之址不
覺喜之深而情之鍾歸即命工功未久而亭
告復亭之廢且幾年而乃復於今日非吾所

謂有待者乎柳子云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
廢而渡之為是其亦侯之謂乎州之民安侯
之化樂亭之新相與歌曰美矣斯亭瞻仰攸
宜廢久而復有待而為錦水渙、鷄岳歲、
匪謀遊衍仁智之婦醉舞是歟醒吟非歟
興有由理數愈微樂不可極樂極則悲矧
太康畏茲天威基我昇平舞斯吟斯維侯保
之樂亦無違吾於侯非一日之好聞其事而
樂之唱其歌而為之記後之繼者如不至於
樂極則庶斯亭之不廢云

俱慶堂畫鐘記

古者有器曰壘罇壘以金罇以木或刻以雲
雷或畫以犧象以享宗廟以燕賓客皆酒器
之貴重者也時益以後靡有曰白玉杯者有
曰瑠璃鐘者非馨香之用乃酣暢之具君子
尚安取之哉陽山宰權君撫家書畫鐘畫卓
一具垺以土白其質畫以青燻于火其所畫
者卓面畫堂、前畫父母次及三兄弟兄弟
之婦次及三姊妹姊妹之婿暨于庶弟二人
庶子一人凡十七人以此在座鐘外畫鷓梅

竹三物鍾裏書一壽字是器也文質之備情
義之盡蓋有得於壘罇之遺意者乎權君惟
孝惟友和樂之湛順及父母施于有攸著于
罇俎之間俱存無故之慶乃率于厥躬每於
春秋謁告之日二親初度之辰開堂設筵置
鍾卓于前親戚畢至隣里咸集兄弟姊妹以
次獻壽歌呼蹈舞和氣藹如嗟乎人世之樂
復有如君者乎某早失怙恃籲天無及雖兄
弟姊妹之存者零落異居記君之鍾其何以
為心早晚嘗非君之堂拜君之俱慶舉君之

鍾以祝曰使君之二親如鶴之久壽使君之
兄弟如梅之芳美使君之子孫如竹之繁盛
退而與君健倒此鍾一洗吾平生固極之胸
次權君曰諾書以為記

十一亭記

吾觀山溪佳致多在於窮僻之間而為騷人
隱士之所遇如柳之愚溪騷而遇者也李之
盤谷隱而遇者也夫騷與隱非人之遇乃山
溪之遇也不過於時而過於山溪亦不可不
謂之命也原城之西偏有地曰慶莊山溪之

佳古未有過者盧生濟仲遇之盧不騷不隱
而過於山溪既遇不遇之山溪作亭於其間
請名於余以十一答之盧生拜而請其義
余又答之曰一者數之始也十者數之成也
亭一也景十也何謂十景曰雉山湧月一也
鳳岳橫煙二也蓮塘魚樂三也柳渚鳧眠四
也臺蟲垂釣五也石潭撐舟六也原頭牧笛
七也江口漁火八也斗峯花木九也錦甍楓
林十也一亭成而十景備名之曰十一不亦
稱乎生曰一亭十景有主者在此十二非十
一也歐陽之六一亦可謂證矣曰非此之類
也亭一也景十也主人一也謂之一十一則
可謂之十二則不可今夫亭始於主人而景
成於主人以一至於十一豈非有數存於其
間乎十者河畝之數也河畝之數五十五必
除其五然後大村乃成則一十一之數宜除
主人之一然後亭之名始得而成也嗟夫亭
之名既囿於數則山溪之遇不遇亦豈非命
也哉數與命也吾且柰何哉姑虛其主寓諸
一而說其十可也盧生曰唯當歸書此言以

爲亭之記

紹修書院記 應 製

竹嶺之東有豐基郡之東北有小白山之
之灑迤而南來幽邃而窈窕者曰白雲洞竹
溪之源發于小白而流經于洞斯乃古順興
廢府之地而高麗文成公安裕歲修之所也
文成學而修身以明其志宦且達納其歲獲
土田于國學至今猶賴之其有功於斯文實
大其子孫仕居茲地代有聞人如輿地勝覽
所載其故家遺教尚有存焉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衰前郡守臣周世鵬雅好儒術爲郡數
年專務以學教人創建書院且爲文成立廟
而祀之以順學者之心而興起焉切拓院基
得瘞銅若干斤院且成購習書史而歲之給
息錢置贍田使郡士之有識者幹之於是學
徒盛集非上舍與俊秀者不得列絃誦之習
日以振之焉其後觀察臣安珙乃文成之苗
裔也又繼周守而經度之增置魚鹽之資俾
有役隸而給之將以永久而不廢斯甚盛事
也而其所關者郡守既不請於朝觀察使又

不以聞非但 聖世作成之美意鬱而不彰
事不由 朝廷名不載國乘又難經久後郡
守臣李滉爲此而懼遂備錄劄院之顛末上
書于觀察使臣沈通源請以上聞願依宋朝
白鹿洞故事賜以扁額書冊以昭 聖朝崇
學樂育之盛觀察使乃以其書 上聞上命
大臣議而允之遂下其事于禮曹判書臣尹
漑請以臣 光漢命其名且記命名之義令校
書館刻而頒之加給書冊郵以傳之 上皆
可之臣 光漢聞命惶恐拜稽而獻其名曰白

雲洞紹修書院臣竊惟爲學之道廢而不講
久矣學而不講明其義不知修己之爲何事
既不知修之能教而直之於內能義以方之
於外乎此紹修之所以名書院也嗚呼三代
之末聖王不作庠序學校雖存而上無躬行
以導率者天下之學者質之莫知所宗仁義
喪而明德晦矣孔子雖大聖不得君師之位
乃與其徒講明爲學之道其言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以修身爲本其所以教所以學無
非內外交修之道也天下後世翕然宗而師

之孔氏之道衰而有孟氏者出孟氏者傳孔氏之道而紹之者也其用心養氣之說亦無非反之於吾身其道雖大其要不過曰修己反人而已故其所居魯鄒之邦至今歷千百歲而人猶慕之天下之徵文獻者必曰魯鄒夫天下之國如彼其多而無國無君焉然言禮義之邦者必曰魯鄒後之賢者雖不如孔孟苟有躬修之實者假其所居猶足以起學者之心况於身為君師而化由於國學者耶故人君所操轉移之機甚微而其薰陶作成

之效収於後者甚大臣乃於宋太宗見之矣漢唐魏晉以來非無學校之為尚徒有其名而絕無躬率之實其治效蔑々乎無聞太宗之為君其躬行導率之實則臣亦未之聞也其轉移作成之效則獨於書院見之矣太宗以天下之君取南唐隱士之書院賜之扁額書冊以振作之終宋之世真儒輩出道學大明以紹孔孟不傳之緒觀此則宋之作成人材之效若出於書院而不由於國學者何也是無乃天下之國學猶未若李渤躬修之所

耶今者 聖明在上文運方亨守臣周世鵬
之建置書院李滉之請於朝而獎勵之者雖
出於人為而天固啓之也我 殿下既能躬
行而道率於上學者又能興起而紹修於下
是則教化由國學而及於書院由書院而達
于四方其效固非宋朝之所可比不但正學
書院又見於東方將見人材蔚為世用而民
蒙至治之澤矣奚止修其身於家而不得立
於朝如宋儒而已哉

嶺南樓重修記

密陽號為鉅府雄于嶺南土宜稼山多粟水
產羨魚謠傳崔生且死而猶慕然物衆地大
為是府者苟非大賢治化所難究民有殺其
親者中間降號為縣今復為府者未久朝廷
難其守以朴侯世煦為選朴侯為府且四年
曰其民之庶而富之既富而加教之之行無
所壅民始知八孝而出茅公無訟牒野有謳
謠於是乃以餘办修及廢墜府之有斯樓百
六十年其始郡事金湊創之府使安質修之
後府使姜淑卿恢其制而改之亦已八十餘年

矣棟之撓者日益傾暗之圯者日益頽丹膜
之滂漉者日益渝侯既患宣鬱導滯之莫稱
又慮過客之病於登眺謀及常與游進士仇
有溫仇生從而贊之嘉靖二十有一年壬寅
秋請諸監司林公百岭易其舊而新之吏勸
工良雖戒以勿奢不自覺其過於壯麗梁且
上令仇生為之文既成而落之按樓之故馳
書與予請記其事余謂古有滕王閣王勃為
之序韓愈又為之記而曰未嘗觀所謂滕王
閣者今觀仇生之文足繼王勃而侯又欲使

吾為韓愈韓愈固能於文然未觀而記之尚
關於江山之美登望之樂如余者觀未及而
文且拙於記茲樓也奚大抵樓觀之作雖非
止為觀美亦多曰勝地而設故名之者必取
其勝嶺之南樓觀之勝者非一二不過取其
所寓之景而名之若晉之蠡石福之映湖者
皆是已而斯樓也直以嶺南名之蓋謂嶺南
之勝專在于茲也余雖未嘗觀而曰名之善
得斯樓之最勝也嗟乎勝地不常古人所悲
物之廢興亦物之所固有也勝地不常故茲

樓廢茲樓既廢而朴侯興之樓雖有廢興之
殊而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必無古今之異吾
於茲樓雖未獲從侯遊亦可為侯賦之云

凌波堂小記

樓之東北隅舊有堂名曰望湖在弘治年中
府使金永錘創之為賓客燕寢之所因為美
制也然堂卑而樓高賓客之由是樓按宿者
甚妨於陟降且作之日月既久基址棟傾殆
不愜登屨朴侯病之撤其舊小移于南築石
臺崇其址視舊制增加一間堂始得與樓聯

楹飾其三面而丹牖之虛其南以臨江流改
名曰凌波堂高明爽豁正所謂於焉嘉客者
也

志

再生契志

歲戊子西戎襲殺邊將 朝廷命監司許公
礪巡察邊地奏討賊便否別遣幕下九人皆
一時選也自渭原郡乘舟下鴨綠江中流有
石懸水數仞舟若由此鮮不覆且碎而操者
失其便幕府所乘舟陷于此幸而獲全豈非

天之佑善也大不然何必置之死地而生抑以固諸君夷險不易之心為他日急流之砥柱不但使爵杯酒作好會以無忘再生而已也云

說

螺贏化螟蛉說

歲在昭陽協洽夏企齋先生宅憂于廬嘗晝暝而坐有一物集于庭狀若細腰而小聲似蚊雷而殷恠而察之則初不識其為何物也以兩股搏泥拖而飛去復來亦如之者終日

先生謂童子曰汝往視之此何物也搏泥而往者何用童子往視之則八于壁空中用以泥作窠云既數日先生又謂童子曰汝往視之物死歟其化歟何故爾然不往來者歟童子曰噫物不復事於泥者飛接蟲而來八其窠鼓其翅其聲殷々然吾恠之是何物也先生曰吁是螺贏也所接者虫是螟蛉也是能以他物類已者也童子曰然則物固有變化者乎先生曰然莊周謂罔言之矣汝童子也試以汝易知而明之夫能隨時變化者物有之

詩云八月斯蠶九月莎鷄十月蟋蟀是也能
生之化之者物有之汝獨不見養蚕者乎蚕
作繭之生蟲及蟻之交而生卵之又生蚕至
於物而能化物者唯螺蠃能之童子曰物固
能之人亦有之乎先生曰善哉問也昔仲尼
鄒人之子而聖者也顏回路之子而賢者也
仲尼能使顏路之子視聽類我言動類我是
亦化也人能化人者唯仲尼能之自是以後
人無能化人者人亦無能化於人者悲夫
圃田合歡不說

辛卯七月之十有三日有女奴來告且曰
吾見異矣西圃之田有瓜焉一帶兩窠合而
為一其狀可明吾以為不祥而棄之余試取
以觀之果如其言窠異之大者在周曰果瓜
有理此豈無理者乎古有同類水兩歧麥連
理木未聞以為不祥也然則斯瓜也抑亦其
是之類歟瓜有三分之理故指物之易分者
謂之瓜分瓜本三分之物而今者兩瓜合而
為一此兩一而六合之象歟兩一者陰陽和
而為一也六合者上下四方同而合也茲獨

非祥耶欤既而思之木之同類者周公之德也麥之兩歧者張君之政也木之連理者咸寧之治也今余棄於時而為野人雖學呂安之灌園邵平之種瓜已為孔氏之所鄙而又無善德足以感召吉祥者而瓜之合歡生於野人之田獨何欤徐又自解之曰陰陽和而上下四方同者固非野人之事也安知今之時有賢者必能上輔君德下順人心以同四方者乎能輔君德則和自上生能順人心則和自下生上下和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分者

可合而四方亦從而和之而至於此將具豐年穰之世道熙之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豈非野人之祥也欤既以答女奴書以為說

論

五經論

聖人之書之大者不過曰五經其次則曰易曰書曰禮曰詩曰春秋而世之治亦如之易闡王道書載王政禮記王教詩言王化春秋寓王法道降而政亦衰政衰而教微教微而化亡化亡而法寓於書法寓於書而天下無

善治故畫起於河裔筆絕於獲麟微矣哉

序

從父兄文景公二樂亭集序

夫道莫盛於帝王孔子稱堯舜之盛典天同大而所可見者魏子煥乎事功文章而已蓋其精一危微之旨雖要妙而難聞事功文章之著其必有本而致之本者何道與德而已矣嗚呼道德之衰舊矣古之帝王事功文章雖不可復見今世之能有事功文章者亦豈偶然哉夫以古今之遠賢人君子之多其有

得於文章而不得於事功者乎文章有諸已事功存諸天得於已不得於天何害况時有兩得者乎吾從父兄相國文景公當世之有事功文章者乎其所謂兩得者乎公之學淵源於皇祖文忠公之門親炙而薰染之者有本大肆於成廟教育群材之日琢磨而浸潤之者益精其行之為道得之為德發之為文章措之為事功有其具且有其施遭遇聖明道契德合沛然其行蔚乎其成其所垂之於竹帛者雖擬諸典謨無多愧焉然則公

之文章豈如世人鏤為篆刻也為如是之詩
之表而為詩文出於性分之高得於言外
之表爽邁粹拔杳然獨造又非世人之所可
及然公之自視則為餘事平時著述旋棄草
稿罔有存者公之子瀚竊拾而藏之十亡八
九先漢雖在門墻亦未嘗多得而見之往々
誦一勾兩勾如精金美玉字々可寶惜乎公
今其沒世公之事功文章其大者存乎史氏
固不待詩文而傳然其雄肆巨篇既遺失而
莫可見其一二存乎子瀚者又未脫稿每恨

不與人共之予向器慶而乘家手驪上絕意
人事雖文墨亦無所親一日瀚持書與余曰
先父詩文存者若干篇今既繕寫釐為兩卷
亦叔之所嘗歡見且多訛字闕字請質于叔
書其事于卷端將齎行于世余既以未得
見為恨又重其請敬授而復之平生背癢於
是乎始肥乃知今之世有此古詩文噫龍泉
夜光豈是篋積之私藏當為人共見人之見
如不異於余之見其必有所與乎皇明嘉靖
戊子臘後三日高靈申先漢書于元亨里之

企齋

雲庵上人詩軸序

丁酉春有龍門山僧印文者訪予于驪之元
亨里探其裝出詩軸授余曰梨湖有命必往
求和于公敢以謁閱其軸則首題者清心次
訥齋次拙翁各用異韻而梨湖又題一絕且
和其三韻吾觀題詩者四人而拙翁吾先輩
清心訥齋吾所善梨湖吾所師事者僧之來
見矣唐廷音之喜而已則和其四絕而歸之
亦以成梨湖之命而與印師之進也翌年春

吾與梨湖相繼還朝自是以來庶於劇宦在
苒五六年每想湖山舊居便如隔世未嘗不
為之悵惘通者病且瘳移告在駱峯第一日
嘗早起忽有敲門者乃前之求詩僧印文也
省然記其面目訊其所以來之意又欲求序
其軸云曰閱其舊軸則今世名能為詩者無
不在焉此亦韓子所謂篤好而致多者歟其
中有吾堂姪舊翰林潛所和甚善軸首又寫
風竹絕妙師袖其書與余曰前之求詩也以
梨湖為侷今之求序也亦以峩嵯山名即潛寓

為紹公為得無情嗟乎吾於是軸有所感矣
前之題詩者暨吾凡五人而至今未七年清
心方落南未還拙翁訥齋梨湖諸公皆以繼
逝覽其手跡亦可為潛然安忍序是軸乎然
其人雖出而所存者其文字且續和者如此
我嗟又為之工画是軸也將不為山家之秘
藏而必盛行於世又安可不序其顛末俾後
之覽是軸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師之歸其以
是報我嗟可也

中菴集序

中菴集者金侯淨之所著也侯字元冲官至
判書已卯之禍謫死于濟州既為時人所擯
又無幹家子弟其遺稿散落不見收者久矣
後二十八九年間有侯之堂姪金君天字者
為玉堂應教一日持侯之遺稿詩若文來示
余曰吾叔父元冲公自在妙年文章甚高又
好學文所造尤深大為縉紳所推服而身陷
於罪吾曾為膾炙之詩文反歸於目動心怵
之具豈不惜哉近者朝廷之上士氣稍振公
論亦行中菴之詩文庶幾見採于時矣願公

少加刪削定其編次則吾且鍍梓以畜不朽
公以為何如余曰甚矣子之厚於斯文而樂
於為善也如是哉非止愛其族叔父而已也
仍受而留之常置諸案上嘆吒吟賞之間歲
月荏苒未克編次而金君天宇又至於奄忽
未識天意之薄於善人而不欲成人之美者
乃至於是耶稿之還藏於篋笥且有年矣今
者公州牧許公伯琦抵書與余曰吾得冲菴
書稿若干卷鳩材倩工已臨首事似聞公家
有人編藏焉望亟搜付俾得校正其舛訛且

請序于卷端以記其事辭甚殷勤嗟乎稿
之不幸失金君又何幸得公於今耶天之果
不薄於善人而終能成就之如是夫遂封寄
其稿以卒金君之志又羨許牧之勇於為善
而不懈於扶樹斯文樂副其請噫寶鈞三千
雖深藏于九原精光顯揚上為白虎况於文
章之精英根于天地叢于性情其人雖沒金
剛玉粹之氣終不可泯滅集而成書烏得已
乎後之覽者將有以知其性情之所在豈獨
詩文云乎哉

高靈世稿序

嘗觀於水源之大者其流必長流之長者其
派必分派之浩之同至于海而後已豈惟水為
然哉夫文亦猶是已必有淵源涵涵溥溥于
上而後其下演迤大肆逾遠而逾得其宗此
吾高靈世稿之所以著也惟吾申系出高靈
遠祖諱成用稟岳降而生闡文源于始子孫
相承文獻不絕至于八世吾祖文忠公襲積
累之淵源蓄演迤之洪流其所措諸事業發
為文章者被之金石布于方冊不待稿之有

無而傳也然其曰保閑齋集者斯實高靈世
稿之祖而茲所集世稿者乃其分派而得其
宗者也吾家世積慶之餘文忠公有子八人
而靡有不能於文者吾先考諱泗暨叔父諱
導所製詩文既撰于續東文選而又有從父
兄文景公用統繼先祖而典文衡有集曰二
樂亭近亦刊行于世今者吾伯父奉禮公諱
澍及其子三魁先生從漢及其孫高原尉沅
三世之稿始克成書嗚呼伯父公年纔二十
二厭世最早而其實筆餘韻尚有可傳於世

者如稿之所載使其天假之年則其所成就
烏可量哉是必有盛大之氣奮結而未散抑
將潰決而放肆此三魁先生之所以大鳴于
世者然也吾觀三魁之文之淵源既受於文
忠公厚又激於奉禮公深且其自得於天分
者爽邁而秀發雖不容吾象而 皇朝邵進
士吾相國洪公之述備矣獨惜其視世又不
久有如是之文而未得大施於世子沆乃以
父之綸終於三十一又何其短也天之生斯
人而與斯文其報施如此者何耶沆之第潛

痛三世之俱早懼文獻之無徵其勤之懷之
篤於孝愛而期於繼述者蓋於其所著誌文
見之矣然世之人何得見此而盡知潛哉潛
之用心可謂勤且苦矣自以博雅之才橫羅
罪呂父在禍謫暨乎晚節獲見天日出守泰
山縣其所以屈牛刀於割鷄栖枳棘而不陋
者其心以為將有得於此而卒其平生之所
大欲也守泰而來南方屢饑列邑流民爭歸
于泰咸賴其養焉荒政之暇手書三世之稿
無不立楷而畫正者書成遂鏤于梓而抵書

與余曰吾書且成非叔父無以叙此書者吾固嘉其志之勤苦而喜其書之卒得有成其何敢辭猶恐世之觀此書者將謂高靈世稿止於此而已也於是遂歷叙其淵源之所自流分之所分得其宗者蓋多當有如替者復出合諸稿而一之大成其書然後知吾門為大方之家而必有望洋向若而嘆者矣皇明嘉靖紀元之二十八年正月日書于駱峯之企齋

王詔使鶴皇華集序 應製

惟東方不吊于天今 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棄臣民越明年 祭靖王受詔命嗣位在疚成疾 繼薨逝 帝為震悼乃命別選廷臣 賜祭若賻謚行人司行人王公鶴實應是 命其入我國道途往來之間戀闕思親即景寫事動有所作璣玞瑟一散落東土及其竣事而還我 殿下欽 天子之寵而無以答愛 詔使之賢而不可留則乃 命臣鄭士龍曰爾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于下風爾宜撰次其詩若文俾入于梓又

命臣光漢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流傳中國盛行於天下而臣以不佞且文材安能稱道雅詩以副盛旨者哉臣竊惟詩之教大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詩亡者非詩之亡詩之教亡也夫詩者根於人之性情而發之於言性情正則發於言者無不正性情不正則思從而邪其言為得而正哉古昔盛時聖人在上以身為教直溫寬果操得其中然後天下之言無不發於正而詩者又言之精華也

可以永其聲可以諧八音可以和神人於是乎聖王之能事畢矣自周衰以來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刪定三百篇善惡俱記非但欲其懲創感發而已有王者作將以見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正而其施為變移之難易必於此而得之詩道之有關於世教乃如是夫欽惟皇明濟區宇於純夷之日續道緒於沉痾之餘積德累仁教導大振內贊典謨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東邦素秉禮義變而至道常先於萬國使蓋相望無非大雅之

君子其文光筆彩前後交映號為皇華集者
凡一十有二編間以吾東人酬和之什實如
周雅之後商魯二頌載焉無非發於性情之
正而舉皆知道者之所為也由是言之 皇
明文教之覃遠雖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東
人無祿連遭國憂徒以菘之藥之懷設之
於荻棘之中曷足以贊大雅之製作然觀民
風者若弁以採錄則亦可見 皇明達詩教
於天下嗚呼盛哉 臣謹序

遊天磨蠶頭二錄序

嘗聞古之君子有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以
友輔仁者尚矣以文會友者余於斯二錄見
之矣朴公仲說之與南相士華李相擇之友
也豈但莫逆於心相視相笑而已哉歡然有
文而聚之蔚然有作而張之其平居無事無
一日之無會更唱迭酬無一會之無作其遺
稿動成卷軸膾炙於人世者多矣其後三人
之中南公李公相繼入相其事業既為人所
見聞獨仲說氏早亡所學未少施事業無所
著惜其人而不可作則二公乃為之哀集其

詩文久已刊行于世而斯二錄者又其全稿
而有逸于本集者也其子朴正公亮職無校
書局校理懼其錄之遺失而無傳請於提調
宋公璠及光漢願以鑄字印之印且訖正又
請於余曰若得叙其事于卷端所願畢矣余
觀夫二錄非此文不得以會此友既會此友
則所謂輔之以仁者未必不在於其中方仲
說之遊天磨也無李公以輔之則必有子瞻
獨往傷神之嘆而窮探奇勝或至於俸其文
烏得如是之盛哉又於蠶頭之會三公胸中

造化更相觸發而其筆頭之妙有不可言語
形容者亦豈無友之所輔乎於此可見三公
之所到而世之論者惜仲說獨不得於事業
是何知事業者有不及於文章者耶某序

闕庭 經筵官賜宴圖序

恭惟我 主上殿下冲年嗣服 聖烈仁明
大王大妃同垂簾聽政第五年春 賜經筵
官宴于勤政殿庭酒一等樂一等供具饌品
皆一等中官 宣爵內厨繼珎錫賚有差斯
實古今罕有之盛舉也凡與是宴者上自公

卿下至卽署 卽位以來苟經是職者咸得
與焉揔五十九人于時承 二聖繼陟之後
三年之喪雖畢而國家多事歲且不登 朝
廷上下猶未遑於宴飲八音殆若遏密者久
矣及至是宴形庭赫々列坐秩々仙樂交奏
彩娥迭舞恍若夢之帝所而始聽鈞天廣樂
人無不感激而甚樂焉者 宣勸屢行酒事
且闌有聚首而坐執爵而詠嘆者有起而蹈
且舞者有醉而頽於座者雍雍然融融然和
氣可掬也此詩人所謂既醉以酒又飽以德

者也太史氏所謂沐浴膏澤而詠歌洪恩者也
嗚呼鹿鳴旣遠南陔不傳君臣相好之禮亦
從而缺矣况於闡明不傳之學於千百載之
下而崇師重儒使隆恩厚望聳觀於一世苟
非遭遇之盛曷得以致此哉惟我 殿下以
聰明睿智之資念精一緝熙之功自在冲年
常典于學加以 大王大妃胎而教之以正
蒙而養之以正其於輔導作聖之方無所不
用其極而博選 經筵官視舊增數日侍
講殿所論皇王而耻言偏霸所陳仁義而不

曰功利當此之際如水未波而益清如鑑未
塵而益明上之所以待於下下之所以期於
上者為如何我今之得與是宴者孰無動心
於茲者乎苟以堯舜之道為高遠難行而不
可幾及以正心誠意謂上所厭聞而不可陳
說徒取卑近似是之言掩然以媚於君心則
是無乃厚享其臣待以助我而反享其誤我
者乎今者遭遇之盛如是期待之重如是諸
儒之所學又如庶幾共竭心力繡縫黼黻
致君於三王五帝之上澤民於雍熙泰和之

中將自茲宴始宜圖盛事以示無窮既叙顏
末又係以詩曰

唐虞盛際多三十 經幄偏承雨露涵精

一有傳唯至道古今無異豈高談 息傾

錫宴朋來百禮過賓筵 寵接三 宣勸

浹肌兼飽德中和歌罷倚醺酣

三劄

諫

中宗內禪東宮劄

戊戌冬大
司諫時作

臣等伏以人君凡有舉措施為必先詢謀咨
度審時量勢上當天心下順人情然後動皆

合義無悔吝之失矣若時有所不可勢有所難行則所為雖善終歸於無施矣雖事之細微尚不可不爾况於禪授之大事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乃曰詢謀僉同龜筮協從其不為人心之洵之獨斷於隱密之中可知矣臣等伏覩頃日內禪之舉卒然定於宮闈之間外阻朝廷之議人情洵懼上下違之是豈以儲嗣為不賢且長乎第以 殿下當春秋鼎盛之日負荷甚重圖國家惟新之治願望所繫而卒遽之命忽出於一朝蚺螻之間婦寺

將命 殿下之情雖出於至公至誠然不審時量勢欲以不治之緒遽傳諸嗣此非為國長遠之慮亦非示後世之法也 命下之後群情紛擾都下惶悚莫不涕泣外廷如此宮中可知 殿下當此之際亦豈不惕然乎伏見 殿下教東宮痛情哭泣至於不食 殿下亦反為之大驚 東宮純孝至情有以感動其 聖慈天聽即回不遠知復慈孝所激天性之至中外胥悅上下相安此實 宗社生靈之福也 殿下如欲近法 祖宗則當法

世宗欲遠法古聖則當法文王而已傳稱文王之德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殿下既能推仁慈之誠心欲於中身之 年傳位於賢嗣 東宮亦能起敬起孝至於 哭泣不食以回 天聽止止於仁慈下止於 敬孝誠能終始此心上下交孚則所謂止於 信者未必不在於此矣伏願 殿下勿以臣 等之言為淺近而更加體念則 宗社幸甚 國家幸甚取進止

弭災救弊劄

戊戌冬大 司諫時作

臣等俱以無狀叨側諫列苟有所知義當觸 雷霆冒鈇鉞必盡言而後已臣等伏觀近來 民生困極變異疊見上之謹告昭々如指示 面命而下之應答蒙々然寢耳真目初若惕 慮徒以虛文為事竟不覺悟付諸杳茫之地 禍患之作將不可測言念至此足為痛哭詩 三暉々震電不寧不令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震電非變異之大而詩人憂之今年震電實 為非常邦域之內震死人物非一二計而震

及太廟之庶惟天惟祖宗所以示警者
莫測其由電者天地之戾氣冬息之電猶稱
變異况於盛夏乎且如白氣布天太白晝見
並出於一時此皆陰盛陽微之應或宮闈預
政外戚專權或小人讒譖君子消沮或兵戈
興行生民糜爛古今著驗歷、可指昔齊景
公一言熒惑退舍人主精神心術足以上應
天意臣等伏觀 殿下近日下教云有匪常
之變當以匪常應之大哉斯言苟能充之此
戒一言而興邦者也 社稷生靈之福正在

於 殿下轉念之間未知 殿下將何以
實之耶當今之召災者非一臣等姑舉其切
近者陳之頃日權奸攀附其揣摩 殿下之
意專用承順逢迎入于左腹 殿下既陷於
其術以妖諂甘言為忠直讜論以報復恩讐
為分別淑慝眷注日隆而權柄下移國勢幾
至於岌岌幸賴 殿下明斷奸黨雖服其罪
然大本既誤誅戮相連國脉亦從而傷矣比
如毒藥攻傷之人病雖已而體則虛風邪間
發則決不可支矣 殿下自見救於奸佞之

後以為人無足倚信者上不信下不信上
上下之間情意不孚非但朝無直言之人大
臣亦拘於形跡不敢展布所蘊唯人成習無
曰可曰否之意 殿下有問則言必稱上
教允當子思云君之國事將日非者未必非
此之謂也大抵人君遇災而懼當謹察於一
身遠求於時政身苟正政安有不正故身正
然後家可以正家正然後可以及於朝廷夫
宮禁者人主之家而出治之本必使宮禁先
清內外斬人然後上無偏私之係下無攀緣

之路群賢在位穆布列而公平正大之路
必在於朝廷則威福不移於下而權綱自歸
於上矣為人君者內不知務此外欲以明察
下侵細務則其於大體固已有傷而無益此
正奸亮之無所忌憚而肆志於其間者也詩
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夏后之世遠則古
人有云懲前日則知矣 殿下懲於前日則
亦足為鑒矣伏願 殿下深察焉夫威重者
人主不欲重而自重難振之者士氣雖振之
而不振以人主之威加難振之士氣靡有不

摧折者今之士氣摧折已甚欲救其弊莫如
廣開言路首朱雲請尚方劍欲斬張禹元帝
懦弱之主猶不治折檻以旌其直帝之旌其
直者亦非能有意於斬禹也蓋其言則雖已
置於不用之地而所言者為國非為身也故
言苟可用則用之雖不可用不至於罪之則
公論可伸直諫可來耳頃者之弊以言為諱
小有觸犯必驅之於刑杖之下雖父子兄弟
之間亦多寓目而不能言 殿下孤危於上
朝臣扼腕於下當此之時亦有為奸佞請劍

者乎非徒言之不聽又至於殺身而已是以
經患以來士大夫外雖儼然內無生氣習俗
頹靡無慷慨言事之人奸欺之弊誠非細故
孔子曰無道則言遜朱熹釋之曰為國者使
士言遜豈不殆哉伏願 殿下留念焉臣等
聞古語有之曰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故
弊習之成必有其來近者奢侈既極貪污成
風弊根已痼不可復救此皆由於奸亮用事
以侈靡為華國之大務以割剝為經遠之長
謀徵索郡縣無有紀極苞苴事人譽聲日至

庶謹自守者毀言朋興守令承風駭載絳繹
一以賂 殿下之左右一以充自家之溝壑
加以賦歛煩重工役不息以至于今民怨於
下天怒於上而猶不知止除靡 惻怛之教
屢下而實惠不行黜陟之典雖嚴而視為文
具賞罰因此混淆內外以之而沉濁言之至
此可謂於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伏願 殿下崇儉於
身節用於內躬以導下則下必有倭志者民
怨豈不慰天怒豈不可答乎臣等又聞否極

則泰來泰極則否來必然之理也當今之時
雖不足為泰然百年昇平不為不文傳曰久
則變昇平之變必至於亂今者南倭有囂西
戎逼居北方飢饉軍額日至於減耗而盜賊
繁滋國用日損其儲備而上下俱竭加以近
歲軍令益解邊備虛疎脫有不虞將何以禦
之居昇平之世有寬厚之故也此一國臣民
之福也史稱漢文之治風流篤厚禁網踈濶
然至於軍令未嘗不嚴兵家之言曰緩則急
之急則緩之凡千軍令不少假借必先信之

於無事之日然後可以用之於惡難之時不
然一朝有變驅昇平之民赴之於矢石之所
其不有渙然而離散者乎故仍因苟且之間
勢至於不可救者此古今之通患也伏願
殿下罷不戢之役以寬民力舉必行之典以
嚴軍令消災於已形轉禍以為福此其時也
臣等伏觀近日下教罪己之誠念時之切
憂虞之意溢於言表古人云主憂則臣辱使
殿下之憂至於如此而為臣子者其有不惕
然感動於中者乎今者大奸已除人心稍定

朝廷之上當務協和此其幾也 聖念至此
臣等不覺相賀昔宋朝之臣或以君子攻小
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或以
小人攻小人彼入則此出此入則彼出賢者
雖多終未能久於朝廷國從以亡矣夫難公
者心也易偏者勢也苟失公心必有偏勢人
主之心當如鑒空衡平尤不可有所偏倚善
苟當賞則賞之惡苟當罰則罰之無偏無黨
必遵王道則人心可和於下而天意可順於
上矣伏願 殿下鑑權奸之跡而勿喜逢迎

孚上下之情而信任賢臣絕偏私之係以收
威福清宮禁以杜邪逞振士氣以革偷佞廣
言路以燭奸蔽崇節儉以抑奢侈正貪汚以
實邦本嚴軍令以固外備和朝廷以安內治
則其消災之道應變之方庶或有補於萬一
矣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狀

代朴永潤辭勿赴平安節度幕下狀

伏以 聖世之理慈孝為先人道之大父子
為本茲冒 嚴威敢陳至情竊惟臣身及父

孳俱以不佞猥蒙 國恩往年臣則授瑞山
郡守職事臣父亦授善山府使職事父子二
人同受重寄非但 寵光至斯願惟周措實
是私情所願奉養得地非臣殞首所能上報
臣本無姊妹只有兄弟不幸臣兄某官某去
夏五月在官病死臣父由是傷痛病至難救
臣侍湯藥不能暫離其時監司臣某啓臣廢
官罷臣之職至是秋八月臣父亦以病不莅
事致仕歸鄉艱難保護以至今日臣誠愚鄙
豈辭爵祿者而自罷官以來未嘗一至京城

以求祿仕誠為父若無臣無以自存言念至此不覺淚滋今者平安道節度使臣某舉臣為幕下士此誠微臣圖報國恩之日臣第以獨子父且老病曾授內地職事便道省覲不過三四日程而尚且不保至於遠塞離絕病親情難往赴徐庶所云方寸亂矣不可以事君王者此也臣竊念戰國之時信陵臨軍機之恩尚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今茲聖世不唯國有成法且無門庭之寇而為軍官者不乏豈必傷父子之恩然後為可

以報國也伏願 聖明矜臣愚款察臣至情特降 恩許俾臣病父有養於將死之日令臣愚盡忠於畢命之前不勝幸甚

以病不赴廷請辭職狀

臣伏以素多疾病常時趨仕多皆出於毘勉近卧大臣以兩宗事累日伏請其不可長坐凍地風寒外襲疝証內觸庶至不救而百官論事之際職在二公之地舉疾退來曠廢重任不勝痛憫臣以不佞遭遇 聖明盟參勳籍位擢崇班常懷危懼報 恩無術然其為

志則必致君於無過之地為吾東方之聖主
歸以報 中宗之左右臣不能自己者也臣
之父祖以上至於臣身五世連登 聖明第
矣至宰相臣祖叔舟累叅盟勲配享 成宗
廟庭臣雖無狀可謂世臣矣臣在 中宗朝
出入侍從至於九年之久嘗於召對之夜
天語丁寧曰義雖君臣親則父子日擊是詞
銘在骨髓惟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年辛
巳間始遭謗害久在閑散丁酉誅奸之後召
除諫職累蒙特超至於位專銓衡徒增感激

庶幾少效而臣民無祿遽見天摧攀號未及
情不自抑敢以微悃撰挽率句有曰尚監知
國不知身以此自誓 殿下即位以來職帶
經席每於進講之際伏聽 天聲出以語人
曰 主上聖學日就高明近世所無將見生
於心作於事施於政無所不可治化不待久
而當出矣非但臣心如斯一國人心孰不如
斯乎自近年來似有崇佛之端臣累於 經
席陳其不可而猶謂縻於 慈殿乃有是爾
固非 主上之本意也今復兩宗之 命遽

出於不慮群臣相顧失色罔不解體而扼腕
嗟乎儒釋邪正未可論也國家興衰正在此
機如此之時老而不死者當何以為心哉儒
士蒙先王之教育而不忍不盡其道臺諫
侍從思先王之息顧而不忍不盡其職而
况於宰相乎而况於老臣乎大臣率百官庭
爭者至於半月殿下非不知一國之心非
不知一國之是非而牢拒不回至諉以脅制
君父所謂大臣者知其不可而不可不止亦非事
君之道也大臣知其不可而不可不止是望殿下

於何地乎殿下斲然自立於有過之地復
中宗四十年久廢之法而不知恤一國人心
之向背如我老臣者誠未能格天又不能以
死爭之一朝溘先朝露而死則當以何顏拜
中宗在天之靈乎臣不勝伏枕隕涕非但請
解本職伏望顯示罷黜以懲其罪

碑銘 墓誌

淑人鄭氏墓誌銘

鄭大族也系出光州著於古高麗之季有三
重大宦門下贊成事臣扈生麟振仕我尹闕

城府麟振生存司憲府監察存生以忠雲峯
縣尉是生高城郡守晰實淑人之考也母南
氏南氏者大臣元翰之孫繼明之女生淑人
而賢南氏教之善克遵女範未笄而織組成
功獻之高城目曰異日必為人賢婦福之所
經其在茲乎及長歸林氏今錦山郡守諱萬
根為配受性懿重平生未嘗看視門戶且善
事舅姑嘗患毒瘡父親調藥餌衣不解帶
者數月病果愈由是益有賢稱林氏實平原
府君彥脩之後微而不振者數世頌自錦山

公之所與遊皆時之聞士而淑人克敬克
順問之順之咸曰林氏有賢助家居內外斬
於子女愛而教於婢僕恩而威族姪之窮
無所歸者必曰於我養從之任者凡縣二府
二郡二而未嘗一跌由家之正也嘉靖二年
十月十三日疾終于錦之衙享壽六十五矣有
子三女二男長曰叅奉毗早逝有子曰仁壽是
嗣祀次日咳中文科為靈光郡守次日峻中
武科為扶安縣監皆在官遭憂女一適李君
希雍今刺富平府於咳為同年光漢其季壻

也於峻同年而文誌姑氏德行宜為詳而其最者有燕山之政亂也短三年通喪敢違者罪死雖大夫士無不靡然從者時於咸興府丁內憂府尹高相之妾以王制強進肉固執不許卒以禮闋服此丈夫之所難而婦人而行之可不謂賢歟嗚呼歐陽公脩朱文公熹嘗自撰父母碑人不以益美疑然則我於姑氏乎亦可銘也夫銘曰
婦而順母而慈家而宜維德之裕以世其後

全羅道右節度柳公墓碣銘

柳氏世官族也其遠祖車達者始顯于高麗助太祖南征為三韓功臣車達有子曰孝金嘗遊九月山有虎當前張口且若泣訴者見其喉中有物能探而去之以故世受陰陽云孝金後官至左尹卒五世孫公權者益大其業累官至知政事學士其一曰澤之二子曰璿璿之子曰陞之三子曰璿之四子曰縉是又五世為大官不絕璽綵之子曼殊佐我太祖賜開國功臣號官至議政府左贊成封

上將軍於公為高祖公諱墉字鎮國公之考
曰伯孫通故大夫長興都護府使祖曰珠有
靖難功臣官如其祖曼殊曾祖曰殷之正憲
大夫知中樞府事由曼殊及公之身是又五
世為名將不絕人言柳氏世有陰德故其後
如是之繁此豈救一虎之報能至是歟將必
有大於是者而人或莫之知也歟公之伯氏
曰坦之子曰起宗為吾家姊婿曰是吾於
公聞而知之者詳公之妣則某官某之女也
以某年月日生公之幼有英氣見者咸嘆

氏世有人焉辛卯春 成宗親試武科擢公
第二年二十一 是季冬從征北虜以功超二
級為訓練院奉事歷宣傳官都摠府都事至
戊午歲丁內艱服闋拜安州判官甚有聲績
丙寅春又遭艱既三年選補濟州判官請于
朝歸掃先夫人墓于慶尚之金海適值倭人
寇邊連陷郡邑公奮身赴闕以功陞堂上召
拜五衛將自是五為郡府而朝廷再以待衛
無宿將請留不遣三為水軍節度使任方面
之寄其見重於時如此初公之為全羅右道

節度也倭寇竊發以失軍機被謫于東萊辛卯秋上特命放還復拜五衛是冬出為梁山郡守翌年秋罷還日居于金海第已無仕志矣癸巳春二月二十三日病終于第壽六十四明年甲午春塋于其鄉之酒村山西隴冬夫人尹氏繼逝合塋于公塋之東為一封遺命也公有子三人女一長曰奉宗生一男一女先公逝仲曰緒宗舉武科為縣監有女二人季曰胤宗有一男女適人有男亦一人嗚呼公為國世臣能謹身守官為長克字愛

為將克撫御績聞成緒雖其位與祿與壽未為大得曷可不謂之優乎矧曰子孫之繁又足以永其慶者乎銘曰

寔繁者柳實遠其條達能樹德全乃克肖一十一葉終始麗朝朝我昌運粵惟曼殊圖功式似有孫曰洙繩其祖武五世惟公有何積慶受報斯豐天將復昌菟彼其陰金海之墟酒山岑嶽埋光雙劍是謂同穴文追刻石示以世德

直長楊君墓誌銘

今 皇帝嘉靖十四年夏五月十有三日吾
同年楊君疾終于第越二十四日其孤誼馳
狀謂余求墓誌銘謂知先人者莫如某非以
為文也其敢辭嗚呼余誠知楊君久丁卯春
余與楊君同舉司馬試於稠會中始相識見
其貌如珠玉瑩然已可愛自是屢獲盡殷勤
已巳夏余時未釋褐負笈山寺楊君先在焉
相遇甚得觀方讀大學熟益服其學文之有
方雖未能繼此而往來知之至今已二十九
年不可謂不久是宜誌其事嗚呼楊君今其

沒矣吾年甲辰而三多病君以一歲而殫老
且病者尚視世少而強者而沒乎是安忍銘
其墓乎惟楊氏系出閩西漢太傅震之後也
事在高麗史傳高麗時有名起者受元順帝
命來相恭愍朝賜氏于清州清之有楊氏始
此君之曾祖曰同知敦寧諱厚者實起之曾
孫也厚生諱淳瑞山郡守子淳生諱沔宗簿
寺僉正於君為考初娶府使申保女先沒無
嗣繼室以孫氏江原都事諱顧之女也是生
君生而英秀乃名而字之名世英字秀彦

早舉司馬譽聲藉甚力學不止將見其大有
成就屢試屢屈不克展其驥足至丁亥春初
以善楷書薦補正 恩殿參奉尋換 集慶
殿戊子又移杜稷署壬辰陞敦寧奉事甲午
陞尚瑞院副直長乙未以終嗚呼楊君五十
一之壽不為父七品之祿不為優人之有德
有才者尚能施於世耶歟君娶贈吏曹參判
許聯之女生一男孤誼是已誼舉辛卯司馬
試知事金公世弼嘉其才學以女妻之生男
二女二皆幼君之施於世者亦將有在乎是

可銘 曰

畿甸惟揚州西之山秀而佳此其揚氏之
世箴宜爾福祿無涯兮

卒議政府領議政文僖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五年嘉靖己酉春首相洪公卒訖
聞 上為之三日不視朝 命禮官賻塋如
儀塋有日胤子知中樞府暹遣從弟執義曇
請誌於太史代光漢曰公諱彥弼字子美南
陽人南陽有日子儼者官至戶曹參判是公
高祖子儼生益生同知樞院事後以公贈兵

曹判書益生貴海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
贈左贊成貴海生諱涇承政院右副承旨贈
領議政是娶開城伯漢川府院君趙溫之孫
司藝衷孫之女以成化丙申生公德器早
成學問日就年纔弱冠舉司馬試遂以知名
叔父吏部瀚有藻鑑嘗謂公曰謝玄為其叔
父安所重汝知否蓋以喻器重之意弘治甲
子中文科覆試時燕山政方亂殺諫臣殆無
虛日追錮曩時言事者子孫遂坐謫瑯島丙
寅九月 中廟反正悉放無辜被謫者明年

別舉特許公赴 殿試登第初授權知承文院
副正字丁卯拜弘文館正字是年轉至副修
撰又遷司諫院正言己巳移佐兵曹陞拜弘
文館副校理釋褐未幾月陞歲遷歷敷重地
靡有如公者華問籍甚庚午三浦倭反陷熊
川齋浦等城湖南繹騷文翼公鄭光弼為巡
察使往鎮撫之以公有國器舉為從事既還
拜司憲府持平無知製教自是至道政常帶
是銜卒未以事罷未久復職累遷兵刑兩曹
正郎司諫院獻納弘文館校理再轉應教四

踐掌令嘗為議政府檢詳遷拜臺官後又為
檢詳陞舍人遷陞司諫丁丑母夫人疾病亡
解諫職移授司僕寺僉正尋以特命拜弘
文館典翰又特陞直提學是年六月遂遭憂
居廬執喪罔不由禮己卯服闋起拜通政大
夫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時公之從母弟
趙光祖見遇中廟年少覽進為事過激公
獨憂之是冬新進被非公名亦在譴中穎宰
相辨白乃免移拜兵曹參知庚辰觀察黃海
道賦政不煩西海寧謚秩備僉知樞府復拜

參知又入政院拜都承旨耆遇日隆秋嘉善
拜司憲府大司憲以言事左授僉知樞府乙
酉復拜大司憲兼藝文館提學同知一經筵
成均館事丙戌由刑曹參判特授守知中樞
府事如京師賀聖節還拜工曹參判乃兼
同知一經筵藝文提學遷戶曹餘如故由戶
曹復拜大司憲又遷工曹由工曹復拜大憲
兼世子右副賓客又遷禮曹餘如故凡為
參判者五為大憲者四己丑以病適又為守
知樞府兼同知義禁府夏特陞資憲判漢城

府尹兼帶以次俱陞 中廟方屬意大任庚寅卒卯兩載間歷試吏戶兵刑四曹判書往或者咸諧壬辰拜議政府左叅贊朝廷退新而來務存大辭憲長宜用長者叅贊之前由刑判拜大憲今又由戶判復拜大憲凡為是職者六於此可想公之厚於德者也由大憲又拜叅贊兼弘文館提學公既兼藝文又兼弘文舊事將典文衡者得兼兩職公執此固辭只述藝文公非不足於此任而必辭之謙退乃公之至性也甲午出按京畿道蓋有見

也冬特加崇政階拜右贊成弘化之地時論浩然公未春胤子暹憤權奸誤國語忤三亮下吏拷問幾死以故公亦坐罷退營菴表于南陽惟以文墨為樂益務崇深若將老焉丁酉冬十月既定姦克之罪起為戶曹判書尋進階大匡輔國八拜右相又轉左相起廢之初人謂公將治丁酉必嚴公略無介意多所包容人服其量甲辰冬十一月 中廟疾大漸召公入卧內受顧命暨 仁廟即位 中廟在殯而乙巳正月宮中有疫雖拘俗忌處

之實艱言事者以公為不爭文章請罪 仁
廟於初服不宜易舊臣 御批劾草力止之
尋 命陞領議政公以大臣被論不可處相
位上章引退者再三 仁廟勉副之拜領中
樞仍領 經筵今 上初置院相四人日參
夾庶務公為首執逆臣尹任等伏誅錄衛
社勲二等封益城府院君以申復入政府為
首相時雖重身亦老矣屢以疾請免不許
遣中使 賜几杖貂裘仍 傳回几杖所以
安也貂裘所以溫也其 恩顧如此冬疾轉

劇拜辭甚恹 上遣承旨問疾 賜藥批答
不免者亦再自始病子病進藥輒揮之曰年
位已極此何為也丙正月丙午 上又遣
承旨問以後事僅四日 恩同於而二月
二十八日終年七十四 庚四月 子南陽肅
明山洪去洞從先塋之側禮也公天性至孝
而痛深蓼莪奉慈闈益謹非有大疾病不廢
定省親具甘旨嘗而後進尤謹於奉先有窮
族無以供祭祀輒設之於家如得新物不為不
嘗自少好讀書老而愈喜公退之暇未嘗釋

卷子第或以事請問公以一卷書投諸前曰
汝試一看了他無所答為文章甚清高尤長
於詩嘗有疾夫人買田一區公病愈始知怒
而笞婢其不營產業如是雅意儉素不喜華
羨室無客館有地不起知雄守雌近名必退
已與子姪增一秩進一官輒欣然曰其將釀
何禍乎為相務鎮靜不違白八有言者子弟
以告公曰吾固知時事之可更張者多矣然
更張而不得其善不如勿擾云此曹參所以
為漢世名相也公初娶府使鄭叔垠之女早

卒後娶領議政肅清公末軼之女生一男一
女男則知樞府暹是也登辛卯年第有文章
善仕與公同秩視六卿女適敦寧府都正尹
珎樞府先娶晉山君柳泓之女無子女後娶
縣監韓慈之女生一男一女幼都正生二男
二女男長曰裕昆次曰裕後幼女長適韓景
祥次適李義健側室生二男三女男曰遠觀
象監奉事曰造幼女長適許應奉次適鄭仁
次適李有文銘曰

著龜有長算世所稽疑柱石支大厦國以

持危物亦然矣而况人之作柱石著龜者
邪所以有老成愈於有典刑噫吾相公厚
德鎮物柱石所未載多聞博識著龜所未
載今其亡矣我于何不傷埋銘地下以告
茫々

企齋文集卷之一

